

[名著部]
MINGZHU DAIBU

中国现代文学

萧军文集

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华夏出版社

《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》编委会

主 编 舒 乙

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

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

编 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

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

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

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



李軍

言志

读书重纸两无成

加抱韶华侯清强

但得能為天下雨

白云原自一身狂

此五十年所写
故得也



萧军手迹



萧军作品书影

目 录

长篇小说

八月的乡村	3
-------------	---

中短篇小说

桃色的线	173
孤雏	180
疯人	206
羊	212
江上	243

报告文学

侧面	283
----------	-----

散 文

绿叶的故事	373
消息	379
大连丸上	381

死魂灵	386
初夜	390
病中的礼物	397
邻居	401
萧军小传	417
萧军主要著作书目	419

长篇小说

八月的乡村

一 流

在茂草间,在有水声流动的近边,人可以听到蛙、虫子……诸多种的声音,起着无目的交组,和谐的随伴着黄昏,随伴着夜,广茫的爬行。

成群或是孤飞的老鸦们,掠过人们的顶空;掠过白桦林的高梢,飞向天的一边去。那边是一片宁静的田野,田野的尽处是一带无绵尽的远山。太阳就是由那面一个山脊的部分滚落下去的。老鸦叫出的声音,常常是不响亮,低哑,充饱着悠沉和倦怠。

桦木林是丛密的,从这一面不容易透视出那一面。中间杂生着非常茂盛的狭叶草和野蒿。那是很调皮的小东西,沿路生着的,时常会绊住行人的脚。其间野藤的牙齿,更很容易能够将你的脚踝绞出了血。

这里的蚊虫,唱着集合的曲子——枪声在这个时候也渐渐暗哑下去。人们的脚步也开始松弛;不经意会踏翻一块石头使它落

到小溪里面去。

一切被窒息在黄昏里一样，谁也不交谈一句话。放弃一般任凭蛙、虫子和溪流占据了这长谷的空间。

小溪不大迂曲，伸长在脚底下，靠近路的右边，那是和这条小路并列，常常维系着友谊的关系。每行一步人可以听到它在唱。至于蛙们呢？因了人们的经过，暂时会跳进水里去，或是爬向沿水生着的丛草里面。随后它们会自由的再爬出来。

为着便利任是某个时间全可射击，全可以和追赶自己的敌人开火，所以步枪并不拘泥，任便每人取着合适的准备姿势。

每人的子弹袋全变得空虚了！病蛇般的软垂在人们的胁下。随着人们的脚步在动荡。

就如才想起什么重大的事情，小红脸摸出了自己的小烟袋，可是很快的又掖在原来的地方。他想着：

——这是不行的呢，还不是吃烟的时候啦！

他的小烟袋已经是一个整天没在他的嘴里出现过了。平时小烟袋很少离开他的嘴。当他的烟袋咬在嘴上的时候，他快活，闲暇……一副充血的脸色，喝过烧酒般，红红地；瞳仁近乎黄金色；眼睑有些浮肿，他还生着不甚浓密的胡须……

他一只手并不舍开还在摩挲着烟袋。同时开始在思想：为什么还不该停下歇歇，让他吃一袋烟呢？枪声不已经没有了么？他侧开头，避开前面别人脑袋的障碍，瞄一瞄走在更前边的“领队”。——他还是不松懈，没有思虑的走在前面——小红脸近乎失望了！他想还是不如作农民时候自由多了！他可以随便什么时候吃一袋烟。就是在手里提着犁杖柄手，也是一样哪，也可以使小烟袋很安全的咬在嘴里呢！那样的日子不会有了！不会再有一个太平的春天和秋天给他过了！他遥遥看着那边的田野在叹息！小烟袋又凄默的捏在手里：

“我们该歇一歇了吧？”小红脸不大的声音提议着。

“小红脸同志说的对——我们全该赞成他。”

这是谁的声音呢？人们没有工夫去觉察。他们只是哄笑这咬字眼的，和不常说不常听的话。什么“同志”、什么“赞成”，他们觉到谁能说出这样几个字眼，那真是太进步的家伙！

全是疲乏的。全赞成小红脸的主张。但是人们的脚步谁也没能第一个就停下来。小红脸的烟袋还是如先前一样，空空地捏在自己的手里。这是说，还没听到“领队”发“停止”的命令。

这样又是一段路过去了，横在面前的是一蹲广平的大石头。在队前头一只臂向着天空举起来，接着又迅速的落下去，接着有很平静的“停止”两个字的声音，使每个人全听得很清楚：

“弟兄们，我们就在这块石头上歇一歇吧。不过这里也不是安全地方呢！歇不多少工夫的，知道吗？我到对面那个小山上去担任警戒。你们可以替换着到底下小河里去喝点水，洗洗脸，吃点干粮……无论怎样，明天一早晨，我们也必得赶到王家堡子——每人应该担心点自己的枪，不要平放在地上，或是碰到石头……”

“领队”的话并不被谁怎样注意着。不如平日那样吸引着人们。人们的心中只是占据着那清凉的水流，袋里的干粮；小红脸呢？只是他手中的小烟袋。谁也不注意萧明说完了话，怎样自己提了步枪，走下谷底，跨过小河，努力的弓下身子爬向对面的小山上去——

在小山的上面，可以超视过桦木林，看到那一带远山。人家的房屋不常见，尽是一些不规则的树林。太阳已经完全没有有了，在山叠的后面，有着很浓黑的晚云开始发动。

他默然的数着，日间他们和敌人接过仗的每个山头。隐约还可以看见那个独立而不甚高大，有些乳头形的山峰——在那里被击毙了两个弟兄，眼见着被敌人割了脑袋！

——这又是弟兄们的牺牲！

萧明的眼睛有点朦胧——不能说的悲伤和疲乏攻打着他。从这一面石头上，他看出那是刘大个子，腿拉长的睡着了。别的几个人，蹲伏着身子，有的像蛤蟆一样饮着水，浇着头发。小红脸吸烟时的火光，很急速的闪动。

蛙声更是显得响亮了。晚云发展的非常迅速，不到多大工夫，已经快占满了半天。

落雨在人们是平常的事，就如饥饿一样。

“伙计们，就在这石头上过一夜吧！他娘的，实在够受了——今晚还得向王家堡子赶？”

刘大个子手交搭在自己的肚子上，闭起绝望的眼睛，接着说：

“我算没气力再赶下去了。赶到王家堡子不保准就能遇上？”

一任刘大个子自语着，谁也不去理他。

由烟袋一闪动一闪动的光亮里面，可以看到小红脸的脸，比起日间更红了。胡子稀疏地，半闭了一只眼睛。

他默默地想着太平的日子。什么时候他再可以自由的咬着烟袋去耕地？是不是马上就可以来的？那个神秘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将欺负过他的人们，和硬占了他的田地的日本人，杀得一个不剩？他的老婆可以不再挨饿了吗？孩子们呢，可以同有钱的孩子们一样，到学堂里去念书，不再到铁道附近去拾煤渣……

这些可怜的题目，一直在小红脸的心里埋藏着。他有多少次要去问问萧明，可是当这青年人的眼睛一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如蒙了解答样。在眼睛里，似乎永久埋着这样一句话：

——这是一定的。

这次赶到王家堡子，他想：那是可以遇到萧明一向所说的本部

队吗？那是可以会合在一起去打日本兵。什么时候日本兵可以打完呢？他有些为这不可知的日期忧伤了！他想到他的妻，一个良善而又能干的女人！他们从不吵架！孩子也是他所喜欢的！他甚至想到他养大起来的一只狗。这样想着，烟袋全有些忧伤了！但是想到他那被强占去的田地，硬逼着给拆掉了的家屋……烟袋火的闪光，又开始连续的在扩大——头是侧斜的，两臂始终是抱住自己的膝盖。

刘大个子只是拉长自己的腿，再什么也不说了。一动也不动闭起他的眼睛，不关心天空的云，也不关心什么虫子、蛙……这样喧扰侵扰不了他。起始他幻想：如果马上吃一顿无论什么样的饱饭，而后就睡在这石头上，就是追袭他们的敌人真的到了，捉住他去枪毙，他全不在乎。他不甘心离开这石头。

“弟兄们起来，我们马上走吧！天是不可靠，怕是要下雨——”

在对面小山上守望的萧明回来了。他拍着刘大个子的腿和他身旁的小梁兴。

刘大个子还是继续响着鼻子。夜云刻刻在天空起着层积。

“起来——我们马上就走——”

“再歇一刻不好吗？——萧同志！”刘大个子沙哑着嗓子，这说话是近乎玩笑样的哀求。

萧明沉默着，他坐在大石头近边一块小石头上，整理自己的鞋子——头埋在黄昏里，野蒿在身边摇颤。

别人也全沉默的整备着自己的事。一切全停当。刘大个子还是继续地睡在石头上，鼾声更显得响亮了，这是假作的，谁全知道。

“这条癞皮狗，你不起来……我们丢下你……叫敌人检你的“蛋！”

在模糊中人们听出来，是李三弟的说话。平时他常和刘大个

子开玩笑。

小梁兴去扭大个子的耳朵。

“大个子不要再撒懒……”萧明的声音近乎酸楚，“我们谁也不是谁的长官，你一定知道我们不会枪毙你。对的，我们是弟兄、同志。这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！你应该想想在白天……徐同志和高同志，……被割去脑袋的情景！一定要忍耐，什么困苦全应该忍耐过去！为了那死去的弟兄们……”

使每人全刺痛、在日间一幅活现的、人与人之间残杀的画图，又重摆在每人的记忆里。

“检查检查自己子弹的数目——”

萧明挺直了自己的身子，走近大个子躺的地方，用拳头抵着他的腿说：

“我们九个人里，死了两个强壮的了！现在只有你，还比我们结实！你知道：梁兴他比你年青十几岁；崔大哥呢……要大过你二十岁啊！——起来，检查子弹——”

刘大个子的饥饿忘了！疲乏忘了！他跳起来。

“每人还有多少粒？全放在这石头上——”萧明命令着。

“四十五——十五——十七——九——二十五——十三——

……

只有孩子梁兴的数目太少了。他喜欢乱放枪，这时很不过意拿出自己的数目，也放在石头上。他猜想萧明也许会说他什么。

“小伙计，你就剩这三个玩意吗？”萧明的眼睛计算摆在石头上的子弹，计算该怎样分配才能平均，才能没有一粒剩余。同时和平着声音，向孩子说：

“记住！小伙计，不要乱放枪，我们的子弹应该每粒全有用——四十五加十五，十七……九——一粒要顶我们敌人一百粒用！——九……二十五……——现在我们均分吧！一共是一百二

十七粒，用七除，每人应该得十八粒。还多了一粒随便谁拿了去。”

“……这粒子弹你们全不肯拿，就放在我这里——弟兄们，要当心，现在我们的子弹太少了！马上……再和敌人开一次火，一定要吃亏！非得要赶到王家堡子，在明天一早晨。”

……

开始前进——

又开始沿着这无边际的桦林，探索着无边际的夜，踏了蛙的声音和虫子的声音。

一向在脚下，在后面，如一条会唱歌的蛇啾唧的跟踪着人们的小河，现在渐来渐远了，向路的右边爬过去。

饥饿，疲乏，燃烧着每个人！死亡在四处筹备着；闪着光不甚遥远的袭击落在了后面。夏天的云贼一样的快！所有天的空隙处，已经再看不到一颗眨眼睛的星。老年的崔长胜，诅咒着说：

“眼睛太不济事了啊！老年的东西，真是什么也要不得的啦！”

人是铅一般的沉默！小红脸走在他的前边，梁兴走在他的身后。老年人常常要被路上的石头开玩笑！人们只有梁兴比谁更关心他：

“当心点脚底下的石头！不要尽说话啦！我的爷爷！”

“喂！年青的小兄弟，你为什么开玩笑，叫我‘爷爷’呢？不要这样轻视我！我们是同志！你们全是年青强壮的小伙子！你们能够眼看着把那些日本兵赶跑，你们一定会享受到‘新世界’的福啦！我呢？一生也就是这样的啦！什么苦楚我全吃过！……”

“崔大哥不要尽说话！总要小心跌倒了。”小红脸亲切地说。

“不是这样说，你们都是年青、强壮的小伙子！我呢！只要一看到萧同志说过的‘新世界’，是不是像说的那样好，只要看到，只要一看到……我就甘心呢！反正老的东西什么也没有用！我死在哪里，你们就扔我在哪里——萧同志——你说的那样好的世界，什

么时候才能来呢？把日本兵全赶跑了就成了吗？”

“老伙伴！当心脚下的路吧，云彩今天遮得太黑了！——对啦，只要一赶跑那些日本兵，‘新世界’马上就来！这是一定的。”

在阴夜里，萧明走在六个人的前头。为的辨识不要使大家跑错了路，眼睛常常要睁大着。这样工夫一久，那会发生很不好受的胀痛！汗又开始在前额和身体各部分沁流。他知道自己这样说话在欺瞒老年人。这话他自己全不信任。实在自己也估计不出“新世界”究竟诞生在哪一天。不过他知道“这是一定的”，新的世界一定会来到的。

“一定的吗？萧同志？啊？——”

“一定的——”

“萧同志，今晚非挨浇不可！非挨浇……他妈……浇吧！”梁兴在队尾喊着不甚大的声音。

“倒霉！挨浇是小事，也总得到哪弄点东西吃吃啊？萧同志，你是我们的‘领队’，这里的地理你熟习。”刘大个子说。

“不长进的家伙！你再回去吧！给他们叩顿头，他们也许饶了你，给你个官干干。”

久久不说话的李三弟沙着嗓子又在嘲弄着刘大个子了。如果在日间，可以看到那表现顽强、固执，头发浓密密地压着那不广阔的前额，而眉毛似两条不蠕动的毛虫的人。眼睛深陷。他不大说话，除开和刘大个子说说玩笑，他常是阴郁的，沉默着咬紧自己的牙齿在思想。为了他曾是个缝鞋匠，习惯地坐在无论什么地方，两个膝盖总喜欢对并在一起。

“闭你的臭嘴——”刘大个子骂人的时候并不回头。

“你以为谁也不如你有耐性吗？我们不吃饭，不歇一歇，跑一百里看——”

李三弟不回答他的话。人们谁也不管他们。萧明也觉到这样